書經參義

書經卷之五

蔡沈原註姜兆錫參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居于洛邑則宅洛者武王之志成王繼之周公成先經理之也洛邑既成成王始親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告王史錄爲篇其書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興廢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之本以疾敬德爲誠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大臣爲國家長計遠慮如此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先相並去聲○月之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謂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豐越若語詞言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而召公因于豐迤邐而來也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朏敷尾反戊音茂○朏月始出也蓋溯後三日明生之名越三日則五日也言召公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

廟郊社朝市之位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三月之五日。越三日爲七日。又越五日爲十一日。庶殷殷之衆庶也。攻治也。位郎所經營之位也。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役而治之。而于是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若猶及也。翼日。十二日也。達。徧也。周公至而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三日。十四日也。郊用二牛。帝牛稷牛也。舊謂郊二牛爲祭天地者非。社乃祭地也。二祭皆告以營洛之事也。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越七日。二十一日也。按洛誥三月哉生魄周公洪大誥治。乃十六日。而此命又于二十一日者。蓋十六日經始之。而二十一日則朝用書而命之也。書役書也。春秋傳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即此意也。邦伯。謂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乃以公命命諸侯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丕。大。作。興也。言庶殷皆興起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

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復扶又反。○錫與。旅陳也。幣陳于王及公者。敬王以及公也。御事。猶言執事。不敢斥王之辭。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王身。故先誥王也。呂氏曰。治洛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取諸侯禮幣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陳幣之意。而欲公達之王也。召公作誥。而必借諸侯陳幣以進之者。正以見上下勤恤。欲王誠民以受天永命之意。篇末所以諄諄致意者以此。學者宜潛玩其始終也。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曷其句絕。○此下皆告成王之詞。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言商王紂嗣天位為元子。而受茲大國殷之命矣。元子不可改。而改于他人。大國之命未易改。而改于他國。帝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王將何以處此哉。奈之何而不敬乎。故終歎息以致其意也。夫人君馭治其事不一。而此篇專主敬言者。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取舍。不違乎天。故與天同德。而能受茲明命也。人

君正位凝命其難要于此哉伊尹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可謂得其旨矣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服猶詩臣服于周之服夫匹夫也言天既遠絕大邦殷之命故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與其子孫臣庶皆不能違天而茲服厥命也此豈有他哉商紂受命為元子其終乃致明德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惟知保抱攜持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天亦哀此下民故眷命用歸于勉德者耳命之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相去聲○本節多未詳舊說迪導面向稽考格正也若亦順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而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永世者今已厥命墜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永世者今又厥命墜矣自夏訖殷命皆難恃益以見德之爲

貫也按舊說大意固備但以兩天迪字與從子保格保各爲一層文義殊支而從子保是說啟其下面稽天若又倒轉說禹理更未足或曰從讀去聲猶正從之從商均爲舜子而禹若舜從于然所謂傳賢猶傳于也兩天迪字連下爲句一則天迪爲從子而保之一則天迪其格夏而保之覩舊說義較簡明而上下亦各無隔礙似宜從之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耈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壽耈老臣也王幼沖嗣位恐其疎遠老臣故首以無遺戒之曰者稱老臣之詞稽亦考也言老成之臣稱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稱其能稽謀自天乎稽古人之德則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理無不窮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諴音咸碞音巖○諴和也後緩也碞險也嘆息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哉厥任亦大矣其大能諴和小民則休美自今而所謂無疆惟休者可卜也小民雖微而可畏王惟不敢緩于敬德而用以顧畏于民之碞險可乎此又恐王幼沖嗣位輕忽其民故以能諴勉之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

王伯厚云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

今休。土中謂洛邑爲天地之中也服行也稱旦者君前臣名也上神下示也承上言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以誠民之道自服行于土中旦固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饗答神示自是可以宅中圖治王能撫天之成命以治生民則庶幾休美自今而用以卽無疆之休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會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比音避○比親介倚也邁進也又承上言治人當首化乎臣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倚我周之御事使其相觀爲善節性防淫與日俱進則臣化而下民從之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也又承上言化臣必首謹乎身王能以敬爲所凡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不敬則身修而臣下從之矣上言節性此言敬德者欲勝義則凶怠勝敬則滅人心本危而當使之安也義勝欲則從敬勝怠則吉道心本微而當使之著也雖一時進戒之辭而古今聖賢之道有若合符者人主其可忽乎于民曰節性于王曰敬德者義互相足特君臣之體別耳猶周禮臣民稱疾醫王稱食醫之意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公我王所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之王把政名公因其公之归作書致告達之于王其書卷之于瀍王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受且究其歸則之誠小民為祈天永命之本以疾敬五為諸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人主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都楚聖云東都之建非但為王宮公意也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其立都之意已萌事未就而武王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夏商歷年之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此與前相古先民節相表裏但前止言天命之忽墜而此直指其不敬德以實之則益切矣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承上言今王繼受天命亦惟此夏商之敬德永命者繼其功焉可矣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也而可不謹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嘆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于初生習為善則善矣是自貽其哲命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行教化宅此新邑耳若初行新政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哲對愚而言歷年對不延而言不言者省文也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肆故今也承上言天命之卜于初服如此故王當急于敬德惟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此言以德格天也其惟王勿以

前周公懲四國之亂務柔更化餘力以成先志召公恐沖人和服將歷其詳之王釋故周公納誨祝王敬德亦守先之至訓非惟此時不為天下之主人之偷為二公亡則東都不復為作矣卒之也王雖大戒之禍九而不祀東都一綫延祚八百夫非周公貽之謀雖若無論邑乎王亦不至萬歲之業之故曰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至乃早墜

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淫過。乂治。若順也。承上言疾于敬德。則當緩于用刑。王其勿以小民過用非法。而亦敢于殄戮以治之。則君以德治民。民自順從于下而有功矣。此言以德孚民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元之言首也。刑猶法也。用與上文王其德之用同義。言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而王德益以顯矣。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上下。謂王以下牧伯及諸臣也。其者。憂勤其惕之詞。丕。大。若。如也。式勿替。猶言丕若。皆言如其永命也。讎民。謂殷之叛亂民。百君子。謂其御事庶士。友民。謂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勿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謂德之威明也。末。終也。言上下期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而拜稽曰。我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德之威明。而終有成命也。如此則不特民能用德而君德顯。且君能永命而君德益顯矣。蘇氏曰。君臣一心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而以民心為天命

命直爲此人主所
宜服膺也夫子
刪書以召誥先
洛誥意深矣。
孫月峰云居多
淨而饒然一每段
喝醒法後留子
呂賢祖之

也愚按此王亦顯與上越王顯顯相呼應一言以德于民而于王有光一言以德孚民即以德格天而于王爾光文義甚明舊不明此乃以拜手以下合我非敢勤以下爲一節其辭全誤急宜正之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上稱予小臣者人臣對君之辭此稱我者對周公以進于君之辭言基命在王我致以此爲勤哉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之所當供而祈天之實則王之所自盡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臣子奉幣以助祭而前文取幣入錫以旅王者此也學者遍玩始終而識其意焉則得矣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告卜于王史錄爲篇又并記王及周公商治洛邑及公留治本末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

凡三段首段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詞王拜手稽首以下則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詞此一段營洛以前事也次段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王以宅洛公明保予以下成王命公以治洛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王以留洛乃營洛以後事也而末段伻來以下公既留洛因王錫命而祝王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居洛年歲以附之凡以見周公治洛自始至終之畧而成王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辟音璧下同○此下三節周公三月十二日乙卯達觀于新邑營而授使者告卜之辭也不係以時日者已詳召誥且見于使命中也拜手稽首者周公遣使之禮也復者復命于王也明辟即下文所謂作民明辟也王命公往營成周公得吉復命而因告以宅中圖治作民明辟之道周禮所謂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意正如此止稱明辟者蓋約詞與○蔡傳曰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成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官而已王莽居攝遂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辯蘇氏曰此上有脫簡今康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凡四十八字當在此篇之首愚按康誥惟三月以下四十八字若在此篇之首則篇中乃復王之文全非誥治之義今以召誥篇推之召誥三月十二日乙卯周公達觀于新邑營因有此首三節以圖告卜之文其三月哉生魄乃十六日己未周公既以民大和會見士于周因有洪大誥治之文蓋當另為一篇而其文亦既逸矣若嘶其為此篇之文則其次當在拜手稽首誨言之下但此篇自為周公與王商治洛邑之本末亦不應以此雜之也故

以圖及獻卜句玩語勢尚未住宜連下王拜稽首禮而說王不待公語畢即拜手稽首言故錯叙成王語在中間左傳史記多有此

于因蘇說而并正之如此學者詳之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相去聲○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胤繼也保大保也言進邦宅土乃基命于天而定之也今王以幼沖如不敢及知而以命之于臣予不敢辭乃繼大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瀍音廛伻補耕反○乙卯即召誥之乙卯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謂河北黎水交流之內此始卜不食而乃改卜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諸侯之地瀍水東下都也遷徙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言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也使人執洛邑之地圖而獻卜吉之兆辭也以召誥推之蓋召公于三月之五日卜吉而經營之而周公于十二日審觀而圖獻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

其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相去聲○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尊周公而答其禮也匹配也視示也正而固曰貞保守之意也言公敬天休命相宅卜洛以配休命于無窮今示予吉卜我二人當共保守之自此以往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休命將自此始矣予敬拜手稽首謝公之誨言也○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此周公作洛既畢而歸復將從王往洛而遂告以宅洛爲治之事也稱舉殷盛也秩序也文謂祀典之文也周公言王今宅中圖治當首舉盛禮祀于洛邑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以告于天地羣神也呂氏曰定都之初羣舉殷禮大饗百神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用成報神賜也自今伊始永奠中土祈湯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爲言若濶于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卿大夫下逮庖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宜周公以爲首務而下文率下■治胥本諸此也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周指洛而言所謂成周也承上言祀典舉矣至敎詔臣工此非予所敢專

如漢之朋黨始于甘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于牛李而後至僭沖詮禍流內廷炭

者予今整齊百官使從王事于周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而已他無言也蓋自明其命告百工之意不過如此以起下王自命工之實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宗尊也元猶首也功臣皆祭于大烝而計其功之最尊者爲之冠也篤厚弼輔也又承上言予之命百工如此矣王將何命哉今王即命曰任事有功當以功作元祀其視予之告百工者明以切矣而命之之時亦惟命曰汝受此命當益厚輔王室而已其功尚未可定也蓋王命百工之意亦不過如此又以起下王當省功之實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丕大視省也功載記功之載籍也承上言予之告工與王之命工如此而其要則在于王之省功耳省功而公則百工胥奮省功而私則百工胥怠是乃汝悉自教工而非予命之所必并非徒王命之所能爲也蓋天命天討一王于王周禮大宰以八法詔王馭羣臣意正如此學者通上二節觀之則得其義矣蔡氏說文義稍有未融故恭之如此學者詳之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孺子指王也朋比也無毋通禁止詞又承上言省功之在王如此則功賞之用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若少有所徇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爇不可得而

撲滅矣此言徇私蔽公之害王所當豫禁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若順彝常伻使嚮旨也又承上言徇私之害如此王將何如哉苟于所順之常道及所撫之國事一視于予惟用見在周官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此言率下圖治之美王所當力行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惟終者對始而言言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又稱公曰而稱已以發之者此承上起下之詞此以上敘百工理庶務之事而以下則御諸侯撫萬民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言御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言貢享者羣侯之所以奉上而享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以享不在幣而在禮幣有餘而禮不足即所謂不享也惟羣侯不用志于享則國人化之皆謂上不必誠于享而所謂辨上下定民志者胥失矣是惟事其僭侮而胥爲叛亂也人君可不敬以察之乎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蘉莫郎反父音甫○此言撫萬民也乃猶汝也汝乃之乃猶若也頒布也棐輔彝常蘉勉也正父猶言先正謂武王也彼謂洛邑戾至也言德化者庶民之所以應上予心所汲汲不暇者惟在教汝于輔民常性之道汝當勉布予之心以聽予之所教若汝于是暇而不勉則民彝泯亂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汝亦如予篤叙正父之道厚而不忘秩而不紊則人雖欲廢棄汝命其敢乎汝尙敬往以治洛都我將退休以明農事但能于彼和裕其民民將無隔于遠而胥至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以下成王因周公明農之意而留之也明顯明之也保佑保之也稱舉也和者不乖恒者可久居宅也師亦民也和恒四方之民而宅其衆互文也言公舉大明德使予前不墜祖烈仰不虛天命俯不負民情以明保予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卽功宗也將行也行惇宗之禮也一云將大也惇厚功宗之大禮也咸秩無文見前又言公行功宗之禮叙元功以爲之冠而祀神則叙及于祀典所

此乃受政不受政

此乃受政即令公治洛

（不載使恩可答于臣庶禮可告于神明亦明保予之事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旁作猶言肆達指上下四方爲言也穆穆深遠也迓迎也毖祀謂敬祀也總承上言公之稱德以保予如此此惟公之德著于上下布于四方通達深遠以迓治平而不迷失文武所勤之至教也予沖子于此夫何爲哉惟早夜之閒敬以禱祀公而已王固周公有退休之志而極稱其德如此其留之之意益已見于不言之表矣）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迪導也時是也言公之德所以輔導我者至矣嘗常如是未可以明農也此此乃畧示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王將歸而明示留公治洛之事也周鎬京也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宅中圖治而王意未欲舍其故都故于洛邑舉祀發政之餘自言欲退就君位于周而留公在後以治夫洛也謂之後者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或乃誤謂王將封伯禽以爲魯後也則今考費誓東郊不開實在周公東征之時是伯禽就國益已久矣且下文云惟告周公其後味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導亂治也宗禮即功宗之禮也敉之言定即

下文命寧也言四方開治乃公之功而今未定功宗之禮亦未能敉定公功也此美其已往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將大也士師工猶言百工士以分言師以道言工以職言也四輔言四方皆爲保障也言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蕪大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而治功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此勉其將來也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爲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治洛而非命伯禽爲魯後又明矣王曰公定予往矣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斁音亦○定止將奉也王言公宜止洛予今往鎬京矣公之功方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是宜鎮撫洛邑也而可求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而公亦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則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矣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許成王以留洛也來者留洛邑也承猶紹也責難于君謂之恭承上誕保文武受民而言王命予留洛承保文祖民而越光于武王今惟弘朕恭以大其責難之義而不忘我王也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

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相去聲辟音璧○惇厚典法獻賢也恭即指守法尊獻而言臣敬王王敬臣其恭一也言王雖歸周必當時來相宅以大厚其典章黎獻使其治足為四方之新主而守法尊獻之恭有以信令而傳後也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休而巍巍乎惟王其有成功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承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子者有德之稱多子謂諸卿大夫也師眾也孚之言信恭以禮下信以事上也考成也昭于猶所謂明辟也于者視之也刑儀單殫也又自言我以眾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之成功以答天下之眾倡羣臣之孚如此庶成我明子之刑而殫文祖之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秬音巨卣音酉禋音因○此下四節乃留洛以後之事當在下十有二月之後而節首亦合有周公曰三字蓋多脫文矣伻使毖戒寧安也秬黑黍一稃二米也鬯酒名卣中尊也曰明禋以下王命使安公之辭明潔禋敬也即謂秬鬯也休之言美享獻也公言王歸之後遣使謹毖殷民而因以秬鬯寧予王固曰致茲潔敬拜手稽

首以休美用相享獻而予當茲其心爾切以至如下文所云也蘇氏曰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于祼令使人戒勅庶殷而以鬯卣寧公命之爲明禋休享何也寧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薦之敬之至也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禋祭名也公自言承王使命不敢受此禮而急爲祭告于文武也君以禮接下臣以禮事上王重公而公不以毫末加于心忠敬之至非聖人其孰能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遘音姤厭饜同〇此祭之祝辭也惠順也篤叙猶篤叙乃正父也公言願王順以篤叙文武之道無罹疾害子孫萬年皆厭飽乃德而殷人亦永壽考也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承受也叙謂教條次序也觀猶法也朕子猶言朕昭子也公既祝王叙先烈以蒙福又言王能禛使殷人殷人乃承叙萬年永法王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留治洛而其使殷民永觀而懷之者實繫于君德矣亦責難之意也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此下史官記祭祀册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爲十二月之日見下文烝冬祭名歲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下洛邑既成公告王至洛祭告之事公曰已汝惟沖子以下朝享頒賂而公誥王之詞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以下王贊公留公於洛之詞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以下公承命定洛之詞評之悲以下王留公在洛將豊殷士于洛之事戊辰以下則追記其事之歲月日也儒謂以上此一時事故以膽簡爲終

者歲舉之祭也騂赤色也宗廟禮用太宰牛羊豕備用特牛者舉盛禮也逸史逸也史逸爲祝册以告神惟告周公留後他不及也王賓謂賓格之屬明不止諸侯也殺謂殺牲禋謂禋祭格至也王賓咸至王助王祭也太室清廟中央之室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凡此皆以周公留後重其禮也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

言命公留後史逸作册以誥之爲其年十二月之日也○註曰王在新邑十二月戊辰晦也明月爲夏正之仲冬故烝祭疏曰知戊辰是十二月晦日者此歲入戊辰蔀五十六年今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二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故知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也周正十二月爲建亥之月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

故朔月即夏正仲冬建子之月行烝祭也

命惟七年。

言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甍也成王之留公也云誕保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于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吳

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遺鑒三監之叛于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殷民之始遷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不言遷民惟周公留治于洛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叙當時商民已遷洛故其言如此蔡傳曰武王已有都洛之志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之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誥命與之更始焉耳此多士所由作也由是而推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之民與不然受都今衛州也去西京洛邑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讐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則謬矣吾故以為非孔子作也○此篇凡五段前三段每段各以王曰起之後二段每段兩以王曰起之說見各段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留公治洛至是公始治其事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

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喪去聲○此王若曰以下首言商廢周興之原而以天命民情發之也弗弔連旻天爲句與詩弗弔昊天同義謂弗見弔恤于旻天也以弗弔爲句者非言旻天大降喪亡之灾于殷我有周受天眷命奉將天威肆申致王罰勑正殷命以告終于上帝也此見君之不能違天也

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弋取畀與固保弼輔也言我以致罰于殷王之故及爾多士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乎惟天不與殷故也天道保治不保亂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不容辭也我敢妄求此位乎此承上文而推之也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秉持也爲猶事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秉爲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與泰誓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同意此因見天之不能違民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

矣。此又推夏廢商興之本于天民者以例之也。引，導。逸，安也。嚮，意嚮也。時夏，猶詩之時夏，謂中夏也。庸，用。甸，治也。言上帝引人以安，苟人心得其安，則上帝引之。而桀喪其民心，自不適于安也。然帝猶未遽絕也，惟降格災異，示意嚮于時夏，而桀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泆，矯誣欺天，于是天罔念聞，廢其大命，而降致其罰矣。即仲虺所謂帝用不臧也。乃命成湯革夏，以俊民分布遠遐而甸治區畫之，又所謂式商受命也。此夏商廢興之故，而周公反覆以爲言者，蓋夏亡即殷之亡，湯興即武之興，商民觀是，其亦可以省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恤者，勤敬之意。配天其澤，謂德澤如天也。言自湯以下，罔勿修德敬祀，亦惟天建立保治于殷，而凡殷先王，亦無敢墜失帝命，無不配天以澤民也。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後嗣王，紂也。言紂大不明于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于家者乎。是以大肆淫泆，無復顧念上天之顯道與生民之敬德也。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

辭于罰。喪去聲○大喪謂國亡身戮也言天不保而降茲大喪非天之故爲不畀也天丕建明德惟天不畀以其不明厥德也凡四方小大邦之喪亡其致罰罔有無辭者況紂罪貫盈而奉辭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又稱王若曰者申言商廢周興之意而因言以引不止于正者廢之也靈善也割正也言我周王大善承帝天之所爲帝有命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勅正以告于帝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畧又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事不貳適詩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是也王家我適詩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是也言割殷非私惟我一于從帝而無貳適耳則爾王家容能不我適乎周不貳于帝殷自不能貳于周蓋昭示以定命之當遵而潛惕夫逆萌之難肆也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爲然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其曰猶念也洪大也度法也動變也猶遷也自爾邑猶言造攻自鳴條也肆游也大戾謂紂亡而武庚又戮也承上言我之承上帝如此今我之遷動于爾實念爾大爲非法非我之輕于爾遷動乃自爾邑之叛亂以致

此也。予亦念天就殷屢降大戾游爲

不正，故遷汝以正之耳，豈有他哉。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又稱王曰者，復申繫與之意，而以率矜爾者曉之也。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也。西謂洛在商之西也。奉持也。王復呼多士而言：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之秉德好爲震動，是惟天命不可違，我不敢緩耳，爾無我怨也。上但言我不爾動，此乃言非我奉德不康寧；上但言其無度不正，此又言其無我怨，則聖王省躬罪下之隱，已藹然見于言表矣。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又言殷之先世有册書典籍，皆知殷改夏命也，爾何獨疑于今乎？蓋卽其舊聞以曉之也。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迪啟，簡拔也。天邑猶言大邑也。肆故也。言殷革夏命，惟爾具知，而爾復責周曰：夏殷革命，凡夏之士啟拔在庭，有服列于百僚者，今周于商士何未有也？則爾蓋未揆之于德也。予一人惟德是聽用，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以簡厥德。今之遷洛，予惟循商之故事，以矜恤爾，與

李及商既滅人思先澤則亡爲怨故三監叛五十國亂周公破斧缺斨三年乃定而河洛之士終未肯附也東人不忘商故不以不嘗東都倚公之重望而權之而以鴻羲而漸摩之也然則謂公遷殷士乎是美之士公教而矜之何忌之有哉謂之殷頑何也曰此序與孔書之言非公之言也言之諸侯諸侯諸多士多方何嘗有此誥矣周公誣殷士爲頑民則

爾之攺德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而實天命有德之理也。公因頑民滅德，故又即其意而告之如此。○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此必二反。○稱王曰者，此溯昔而言，以明移爾之意也。降命未詳。舊謂降猶今法降等之降，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宥爾命而生之也。或謂降命猶下令也，與下節時命有申相對。多方篇兩言大降爾命，一言觀忱我命，又一言祇告爾命，義尤可見。舊說非也。言我昔來自奄，大降爾命，乃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多遜之德，其罰固已輕矣，今乃猶有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已久矣。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稱王曰者，此指今而言，以申矜爾之意也。申，重也。自奄爲初命，此爲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申明此命。今我所以營邑于洛者，惟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來服奔走臣我多遜，當有以處之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辭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始期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

枚舉之則祖甲之非大甲益明矣保惠庶民不侮鰥寡皆其無逸之實效亦享國永年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樂音洛。立即位也。過樂謂之耽通言自三宗之後凡即君位者生于逸豫不恤民艱惟耽樂是從喪身亡祚遠不過十年近止三四年蓋逸樂愈甚則年壽愈促也凡人莫不樂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爲言殆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與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又稱周公曰者由商先王而復推周先王無逸之實也將詳言文王而先約言太王王季者述世德也抑畏乃無逸之本而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爲故下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抑畏之心發之耳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舉此則其薄于飲食宮室可知矣康功謂安民之功田功謂養民之功徽懿皆美也柔謂之徽則柔而非懦恭謂之懿則恭而不辱也惠澤也鮮猶生也鰥寡

生意已絕加以惠而樂其生矣故云惠鮮也昃日昳也言文王外物之奉所性不存惟一以安養斯民爲事而其德又和易近人于小民則懷保之于鰥寡則惠鮮之凡自朝而日中而日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者豈好爲勞苦哉誠欲以成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立政言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一若無所事事者而此乃言其勤勞如此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可見文王之勤勞惟心在于民總綱挈要而非若後世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亦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盤者盤旋不已之象言文王遊田有制不敢惟耽樂是從則上不濫費下無過取而克遵正數之常供也文王未爲天子而庶邦供之者西伯統領庶邦皆有常供唐時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貢方伯舊矣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受命言爲諸侯也中身猶言中年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故約言中身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永年如商先王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又稱周公曰者承上言先王無逸之實而因以戒嗣王也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以

任嗣王其法文王之戒耽樂而守正供也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樂音洛○皇遑通訓法若順也則亦法也愆之言過猶逸也承上言嗣王取法文王毋自寛假曰今日姑爲是耽樂也一日耽樂似未甚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一時在位之人皆將大法其過逸之行矣是猶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而人皆化之也而可若此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訓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張流反○又稱周公曰者承前總發無逸之義而申之也胥相也訓告以未事言保惠以將事言敎訓以已事言譸誑張誑也幻之言變也民通謂臣民猶下文人乃或譸張爲幻也又言古人德業雖盛其臣猶相與訓誡告諭以防之相與保養將順以引之又相與敎正規誨以成之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通而無蔽好惡取予明而不悖而當時之民人無或敢誑誕爲幻變名易實以亂觀聽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

祝。詛莊助反祝音呪○乃[illegible][illegible]攸訓之訓刑法也違拂也言嗣王于上文所訓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無小無大之民莫不皆然上文所謂民否或譸張爲幻也若其不變亂而譸張者則其心之懷怨或口之肆詛也蓋亦不免矣蓋否則以下指良民而言蓋先王之法甚便于謹厚之民甚不便于縱侈之君若臣如省刑罰以重民命而暴君虐吏必變亂之薄賦斂以厚民生而貪主汙吏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厥口詛祝者怨之形于外民心口交怨其上而國不危者鮮矣此節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反覆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文稱周公曰者承前溯商周先王無逸之實而即其要申之也迪蹈哲智也言人主知小人之依或怨之而不能蹈者多矣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智故能所其無逸也周公以迪哲稱之其于知非艱行惟艱之義蓋發之切以至矣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詈罵皇大也厥愆謂民之愆也承上言三宗文王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反諸其身雖其人怨詈之或過而安受之曰是誠我過也誠若是是豈止隱忍不敢藏怒

而已哉蓋聖人懷保斯民凡其所好所惡心誠求之故不暇責報情之有違惟力省君德之未至其于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此所以非含怒不發者之所可比而周公爲能原其心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大叢聚也又言嗣王于上文所言而不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亂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如是則于君之爲道不能省念心之所存不能寬容以無實之言肆羅織之法虐無罪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于怨是不皆叢于人君之一身哉此篇以知小人之依爲綱領而此章申言既知民依則當蹈其知之實三宗文王能蹈其所知故其胸次寬平人之怨詈一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于萬物一于長育而已夫豈有私怒于其間哉蓋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以萬民爲心者當以民之怨汝詈汝爲已責不當以民之怨汝詈汝爲已怨以爲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篇終又稱周公曰者申戒嗣王以通結上文之義也○此篇凡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至此則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

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成王得無深警于此哉

君奭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語爲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此篇之作諸說不一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故周公作此論之也唐孔氏則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臣位爲嫌也葛氏又謂召公于爵位先後不免介意也蘇氏更謂召公欲周公告老而歸也然按本篇乃召公自欲避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詳味其義可見諸說蓋多爲序文所誤也○此篇凡五段首推祖烈天命以巳意留之次援商臣故事以留之次又援周先臣故事以留之次又稱召公素望以共事留之而末則總結之也其間或一稱公曰爲一段或連稱公曰爲一段文煩而不殺意彌切矣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喪去聲○此周公溯殷訖周推言祖烈天命相關之重以留召公而首呼奭告之也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古人相與語多名之

尚質也乎信棐輔忱誠也言天不見恤降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而我周既受之矣我敢知曰其基業長信于休祥乎而如天輔我之誠則我又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乎留召公而首及此者蓋念天命之吉凶決于賢臣之去留以深致懇切危懼之意也言天之輔忱而臣之輔忱在其中矣此立言之體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時我之我君奭自我也越及也猶後于惟用閔于天越民之意也尤怨違背也上下謂天越民也周公嘆息言君已嘗曰是誠在我此因君之自任矣我亦不敢苟安天命不永遠以念天威也况民之怨背與否又實惟在人乎今在我後嗣子孫恐大不能敬天勤民以遏絕佚墜乎前烈而君乃求去謂在家而不知也可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易去聲諶時壬反重致遠之意恭郎克恭上下之恭承上言命不易保天難諶信此無異故乃人自墜天命不能經歷以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此但言帝命祖烈交責之重而人臣之不容諉亦見矣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施于我沖子。小子謙辭施者延被之意對前過佚而言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施及于沖子而已此及下節公自明帝命祖烈自任之重而召公之不容諉益見矣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也又曰猶言且以也道猶迪也言我既迪王以法祖矣又以天不可信我迪惟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舍文王以來所受之命也上言繼祖烈此言承帝命祖烈繼則天命承矣無二道也故即二者相關之重反復以致其留之之意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此歷溯殷臣輔主以隱示留之之意故又呼奭言之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蓋二人而同名也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伊尹佐湯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

佐太戊其治化克厭帝心自其徧覆謂之天自其主宰謂之帝或稱天或稱帝殆互文也巫咸言又王家者其治功在王室而亞于二臣也巫賢甘盤無指言蓋又次于巫咸與率皆也禮謂祀禮也陟升也言六臣皆循此道有功陳列于朝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以德升配于天而享國長久也蘇氏曰殷有賢聖之君七而此止言五且其臣在武丁時乃不言傅說亦約辭也呂氏曰此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匹休于前人也

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辟音璧○佑助也實謂國有人也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百姓通謂百官著姓王人謂旅下士小臣謂侍臣屏侯甸謂諸侯也稱舉也亦秉也事謂征伐會同之類承上言六臣輔君致治如此天惟佑命有商純一不雜則國有仁賢而不患空虛其時凡百官著姓與夫王人下士各秉持其德明致其憂而其侍衛小臣及藩屏侯甸亦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卜著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推殷賢王所以盛下及其所以亡以明致留之之意故又呼奭言之天壽指上文多歷年所而言平格指六臣而言坦易無私之謂平通徹無間之謂格下有殷謂紂也滅威謂威靈滅絶也固猶定也凝也言天于國祚初無私壽惟能平易以相通格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而殷紂亦嗣天位乃驟滅絶其威靈天之不克私壽亦可見矣今君永念于此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邦而身與國俱顯矣○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此復溯周先諸臣之輔王以致其留之之意故又歷呼言之申重勸勉也對下文文王而言也言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以見命惟武王終成之而實文王始貽之也此起下文之意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尚庶幾也修治和睦也虢叔文王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承上言武王之集命惟文王尚克治和我諸夏以貽之而亦惟有若虢叔等五臣之輔之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文承

上文而反言之以起下文也遂導我與也言文王修和有夏惟此五臣若無五臣能爲往來奔走迪此常教則文王蔑聖恐無德澤及于國人也蓋有是君有是臣非聖君無與圖治非賢臣無與輔治有君無臣則德不足以凝命又何以貽我後人乎故下文因正言之按此節又曰二字似贅或曰又猶逾言賢如五人而其心猶曰無能迪教而王德無由降也此卽所謂秉德之實而下文以亦惟兹之與其言須爲近理姑存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見現同○純佑秉德循天純佑命于殷而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迪啓也見謂著見于上冒謂覆冒于下也承上文而正言之聖如文王而迪教修和亦惟天純佑秉德之臣啓知天威乃惟是昭明文王而啓其所著見而覆冒者以升聞于上帝也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以貽于武王耳豈有他哉前言申勸武王集命以溯本于文王此言純佑文王受命以推及于武王語意先後相足深體味之可見

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文王五臣虢叔先死故四人也祿天祿也劉殺單盡也承上文王得人受命而言武王惟此四人庶幾遂有天祿其後暨武王大盡

天與伐紂誅罪惟此四人昭其覆冒之德今天下大盡稱揚而聲教達于四海也武王言冒文言丕單者文王冒西土而已武王惟冒乃丕單稱德也武王不言命而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而受天祿也呂氏曰師尚父勳烈蔡尚而不與五臣之列蔡或詳或畧其意終王于留召公也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浮水曰游小子謂成王也誕無我責二句未詳或曰誕大也收猶斂也誕無我責句收罔勗不及句言大不可專責于我若汝收斂而退謙勉王所不及也或曰收猶斂也誕無我責收句罔勗不及句言汝大不可告退專于我責其成而罔勉我所不及也接上說句理未順下設爲得之耉造老成也周公言今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用罔知津涯于往與汝其共濟可也今王幼沖與未即位同汝大不可專于我責成而罔勗其不及也君今若去是耉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而在郊之鳳將不復聞其鳴矣況曰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之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故云爾也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

不以後人迷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也周公欲召公省戒又特嘆息言君其大監視于茲我罔受命固有無疆之美而其債累亦大艱難矣今告君汝謀惟裕務從容以交修弗狹監以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欲其鎮定愛慾欲其調劑盤錯欲其解紛黯污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未嘗無舍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當周公東征破斧缺斨之時屈折勞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求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所必至然思先王創業之惟艱念後王守成之無助則又義未可辭而今乃汲汲求去其迫切已甚矣此周公所以欲其謀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也○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此又直推君奭素望以致其事之意故又叠言之也前人謂武王也極民表也偶之言配猶輔也亶信也乘猶載也言其不墜也惟念也周公追溯王命又特言前人敷布腹心悉以命汝使位三公以作民極且曰汝當明勉以誠信輔王用載大命以追念文考之德而丕承無疆之憂也先王之命如此而可去乎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

念我天威。喪去聲○大否大亂也乎其官而名之重辭也周公仰鑒天命又特言告汝以我信而無相疑汝其能敬而無相忽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而大念天威之可畏也上天之威如此而又可去乎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戡堪通勝也丕猶盛也承上言我不信于人而若此誥乎予所誥惟曰贊襄在我二人耳汝如聞而有合哉亦當言曰在是二人也今方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竭力猶恐不勝汝當克自敬德明揚我俊民于朝乃大臣所以迓天休也果爾在汝他日推遜後人于全盛之時則可耳今豈其時乎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式用也復嘆息言篤于輔君者是我二人用能至于今日休盛也則我與汝今豈有他哉惟其成文王功業于不怠丕冒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耳而去之烏乎可哉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敘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亦人之所悅而從者也○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

予天越民此又疊言以結之也恵順也言我不順于理而若茲多語乎予惟用憂于天以及于民而若茲誥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意亦如此前言若茲誥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誥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及汝也能其初謂能順于初也惟其終思其或不順于終也祇亦敬也若順也上言天命民心詳矣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終嘆息言君惟汝知民之為德亦罔不能順其初而當亦思其終民之難保者亦可畏矣其尚祇順此語而往敬用治哉此乃留公終勉其就職之辭召公于此義益不客以不留矣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乎斯誥也夫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辭也今文無古文有

○此篇先總戒之而結之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

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地名未詳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周禮六遂五家爲鄰管霍皆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王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遂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哉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致辟于商者誅其身也囚于郭鄰以車七乘者制其出入而限以乘車也降于庶人三年不齒者越三年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以爲卿士者周公留佐成王食邑于圻內圻內諸侯二卿周公用仲爲卿也仲不別封而仍邦之蔡者不絶叔于蔡也呂氏曰象欲殺舜害止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三叔傾周公係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不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以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祇德而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命爲諸侯以明周公之心也吳氏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不過位冢宰之位非若荀卿所謂攝天子之位也論周公者當先知此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行去聲○胡仲名猷道即就也言仲循祖德改父行能謹其道而我命汝爲侯于東土以此也汝往就所封其敬之哉蓋嘉其

前而丑勉其後之辭命乃周公之意而書詞必稱成王者臣道當然也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此以下皆勉其後之辭蓋掩愆過也邁迹超過往迹也憲法彝常也言前人之罪在于不忠不孝爾欲蓋前愆惟勉于忠孝而已爾邁迹自身克勤忠孝夙夜匪解以垂法于後則能慎子臣之道乃可謂率祖訓而無違王命者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此以下多與伊尹申誥太甲相類誥太甲云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又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大致則一而詞微不同者蓋仲與太甲有間故敬仁德忠有微顯之殊而與亡治亂有深淺之別與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謹其初者思其終以免困也亦太甲終始慎所與及慎終于始之意也此總上文以起下文之辭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承上言勉汝功績親鄰國屏王家協同姓康小

民盡職如此。庶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

惟終而不困也。率，循也。詳，審也。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

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理。而視聽之屬之則也。舊章，為先王所垂之

典。厥度，為吾身所守之法，皆中之所出也。作，以皆用也。側，偏也。不

率中而作其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于私，其能不亂舊章乎？此戒

其失于已也。不審視聽而惑于側言，則是非邪正皆失其當，其能

不改厥度乎？此戒其徇于人也。仲能率中而審視聽以行之，則慎

終如始，而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

之聰明，特沾沾小智爾。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荒，猶廢也。飭往就國而戒其毋棄命，以致丁寧之意也。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蓋當時煽亂不特一方，故告爾四國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嘗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乃及四方之士，余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遠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麤定，人在膏火中出，即念殷

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比殷猶疏秩之于漢王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天命亦失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敢去也此篇凡四段首段歷溯由夏迄商天命之得失以致嘆惘之意而次叙我周之受命教民者以曉其民次又稱多士之忱命受賚者曉多士以曉其民末乃以忱命遣命之得失申曉之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五月謂成王即政之明年五月也宗周謂鎬京一云謂洛邑也王者定都天下宗之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先稱周公曰而復稱王若曰者明周公傳王命也周公命誥終于此篇即此例推可見大誥諸篇凡稱王若曰者無非周公傳王命也四國謂殷與管蔡霍也多方泛言天下也尹正也侯有正民之責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以曉天下而所王為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我大降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圖謀也言爾大惟私圖天命自底滅亡而不深長敬念以

保宗祀也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公矣此章首警以天命天命不可罔干乃一篇之綱領而下乃由夏訖商歷溯天命之得失以深警之也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格猶格非之格勸勉迪啓也言帝降譴以格夏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民之實乎終日之間覩聽動息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斯人者也乃大肆淫昏不能少自勸勉天理或幾乎息矣况望其惠迪而不進乎此乃爾之所聞可因桀而知紂也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類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懫陟利反〇麗之言依謂民所依以生者也甲之言始也靈善承受旅衆也惟進之恭猶言懿恭也叨貪懫忿也劓割戕害也承上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于民所依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以增亂其國兆何故哉蓋始于內嬖蠱敗鮮善氣以承衆無恭德以寬民因繼以外嬖欽崇忿貪叨以戕民肆忿懫以害國也內外蠱惑之害

如此而謂天能聰之乎叨憒日欽乃加于有夏之民者益言惡德皆自下升之意此其所以爲日欽也其警之也深矣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刑討也殄滅也又承上言桀德如此殆無以爲民主矣天惟是眷求民主乃大降顯休之命于湯而討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散而無統勢不得不歸于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于湯湯不得不受其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謂正人民謂凡民多享謂信任保享謂撫安匪又承上言惟天不與桀者大矣乃惟以爾多方之正人皆不克信用以淪于亡惟其所恭敬之多士皆叨憒不義大不克知撫安于民乃相與播虐至于政亂民愁而速其亡也上言桀之崇亂以任匪其人此言天之亡桀帥以任匪其人爾殷侯尹氏非嘗逮事紂者乎亦可以惕然內省矣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也

勸勉刑法也湯謹其所依乃以勉民于善民亦法于上而用勉也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用此以勸勉其民即所謂慎厥麗也明德仁之本謹罰仁之用要囚即康誥所謂要囚也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辟而當罪亦能用勉宥而赦過亦能用勉言所以使人勉于善者無不至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辟音璧○言終稱嗚呼者深致其憫嘆之意也呂氏曰商先王積累如此今至爾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憫嘆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又稱王若曰者周公深感前王之殄命而復稱我周之受命教民者以警勸之也庸用釋去也言天非有心于去夏有心于去殷以起下文桀紂自取亡滅之意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爾辟謂紂也屑瑣也言紂富有多方而大肆淫佚以私意圖度上帝之命飾非拒諫貫煩有詞此乃自取滅亡而果非天有心以去之也

說皆甚以泥先世六七聖王之澤猶人思至此人心懷舊四方驛騷[illegible]而執[illegible]說周代殷之紂[illegible]所以人心[illegible]將殺以夏快從[illegible]一番見今日之[illegible]乃[illegible]殷故了紂[illegible]于桀更不[illegible]從而[illegible]日[illegible]理[illegible]鋪提湯之克享天心[illegible]日之天猶昔也[illegible]乎而[illegible]克心[illegible]多方享天之命一句[illegible]人自思其[illegible]與他諸侯同而[illegible]特[illegible]而諸多方[illegible]

節意與多士篇桀大淫佚有辭同義舊疑本節不及桀疑有闕文按上下文固兼言夏而篇意以殷爲主經傳互文省文之例多如此非有漏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喪間並去聲○集萃也享即享有之享有邦謂殷也言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乃集于敗故天降是喪亡而俾有殷代之也夏之亡非自取乎。

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蠲潔烝進也圖猶爲也言紂以逸居逸淫佚無度故其爲政不潔而穢不進而怠而天以是降喪亡于殷也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意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通明之稱須待暇遲也念憫也聽任也言聖而罔念則爲狂愚而能念則爲聖紂雖昏狂天念其祖父猶未遽絕其子孫惟五年之久須而遲之兾其克念大爲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也稱五年者蓋大國五年可爲政于天下故也或曰狂而克念果爲聖乎曰聖未易爲也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遂爲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于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深意哉

天

有莫御黨之效也篇首周公曰王若曰而此嗚呼王若曰書無此體而特創此體見公實未嘗自孫王而代王言以杜後世以公爲之實者

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威謂災譴也所謂禍患以開聖賢也顧謂眷命也所謂乃眷西顧也下惟猶念也堪猶可也言紂既罔可念聽天于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威譴以開發其能受顧命者而天念爾多方之衆皆不堪當此也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堪之言勝也典主也式亦用也教猶命也休美也言我周王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我用休而因選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如之何而教之耶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源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非諄諄然教之也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無一能當其式教簡畀者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爲耶明指天之教命而警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于是矣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因歷叙往事至今故又提此二語以發端也或曰此二語當在多士篇末王曰之下又曰之上蓋錯簡于此也說見多士篇時于乃或言節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

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乂，治也。惠，順也。言爾何不忱信寬裕于爾之多方乎。爾何不佐治我周王以享天命乎。據爾叛亂之罪，雖瀦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以光天命乎。此三條，責其何不如此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宅，安也。屑，輕播棄也。言爾今乃屢蹈不靜，爾心其未知自愛耶。爾乃不大安天命耶。爾乃不惟不安而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爲不法而欲見信于正人耶。此四條，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戰，懼也。要，猶拘也。言我惟是教誨而告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再至三矣。爾不用我降此命，而猶狃于叛亂，我乃大加罰殛之。豈我持德不安靖而好爲此乎。乃惟爾自速其罪耳。自教告而要囚而罰殛，由淺至深，其亂之也至矣。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郝[illegible]一[illegible]三子此周公
再奉[illegible][illegible]討[illegible]
疑[illegible][illegible]而布告四
方之辭蓋周公治
洛三五年之[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五[illegible]周公

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又稱王曰者既警勸之又溯其臣事既久以感勤之也監卽周禮立其監之監謂監國也胥伯正皆周禮官屬之稱正爲大伯次之胥又次之胥爲多伯次之正又次之言胥伯小大多正互文也臬事也言商士奔走臣服我監豈一朝夕之故哉于今五年矣越惟若胥若伯若正小大之多宜相與恭職無或佚志失事矣而乃迪妄不靖乎上文槩戒多方而此專指多士以致戒勉者舉貴以該賤也按洛邑既成而成王卽政而商奄叛事皆相因才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遷在作洛之前尤爲明驗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不和謂身不和不睦謂家不和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爾邑中苟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而罔不克明爾始爲克勤乃事而職不負矣前戒以罔不克臬故因以勤事期之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忌畏也凶德謂頑民也穆穆和敬貌介助也言頑民似可畏忌矣爾多士尚無相畏亦惟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而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矣尚何畏之有哉按此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

爾乃自時洛邑

惪已極叛而十有餘年時亦王臣二十四歲矣而有命於反覆不常至此後當時宜必或多公誥於東方之事誰與國之故知君奭一誥周公之遠甚也夫子刪書序多方於君奭後以見文武之業所以廢立錫得久遠者皆周公之力

又曰二字表公屢之對民之情語也今而有餘語私弱之情溢于言表

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畀與矜憐也言爾乃自時業于洛邑矣庶幾其永力畋爾田乎果爾天亦將畀憐于爾我周亦將大助錫于爾而啓拔之王朝矣庶幾勉爾之事進而服大僚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故因以勸勵之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下又疊稱王曰者誥告將終而以忱命遣命之得失申致之也忱信享敬遠違探取也離逖猶放逐也言爾多士如不能勸信我之誥命爾惟不克敬上凡爾民亦惟曰上不必敬矣爾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如此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而我亦致天之罰俾爾離遠爾土矣此時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言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言時惟爾初明更始也而爾猶復乖亂而不能敬于和則自

庶詠戮無我尤矣開其善禁其惡周家忠厚之意于是篇尤爲可見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賢之道而其旨則又戒其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者葢古者外之諸侯其卿以下多命于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爲卿士及伯冏謹擇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無不賢矣葛氏曰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此篇凡三段首段歷溯昔先王知恤之意以誥嗣王次又申溯其意以誥之而末則專以治獄之當恤結之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周公贊羣臣拜稽以告王而羣臣用皆進戒于王也左右總下文而言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臣曰常任守法之司曰準人此三者皆羣臣而其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又皆近臣也故周公贊羣臣戒王而羣臣歷數之以見諸職之宜擇也于是又嘆息自言曰嘉此諸職其以不得其人爲憂者葢鮮哉葢申示王以擇人之義而切責之古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司裘之類虎賁即虎賁旅賁之屬也

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迪蹈而行之也競强籲求也忱誠恂信也九德之行卽皐陶謨之九德宅猶任也面貌也訓順也承上知恤者鮮而言古之人有行此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强之時克求賢以為事天之實觀其時諸臣之以人事君者可知矣彼于賢者之九德蹈知之而非苟為知誠信之而非輕為信乃敢告教其君而任之曰拜手稽首后矣者致敬以盡尊君之禮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者致忠以盡教君之道也若徒謀之面貌以為大順于德而任之則非迪知忱恂而告君亦不實矣彼三宅之人又豈復有賢者乎觀臣之薦賢如此而君之知恤可知矣蘇氏曰事所謂常任也牧所謂常伯也準所謂準人也篇中論三宅三俊三事者非一辭然大要不出是三者所謂異名而同實也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耳桀德乃惟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作亦任也往猶昔也言夏桀弗任昔先王之所任其所任是惟肆用暴德而已是以至于喪亡而無後也此以上言夏之用賢以興而不用賢以亡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亦越者繼辭也陟升釐明耿光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德者即就惟思式法也言湯自諸侯升爲天子其典禮命討著于天下所謂丕釐上帝之耿命也于時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凡宅俊皆嚴思而丕法之使宅者效職俊者懷材而克盡其用其在商邑之近者情未易齊而用協之則化以純其在四方之遠者德未易徧而丕法之則化以著此用宅俊之驗即舉其伊尹而不仁者遠之意而公又舉之以見其知恤也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暋音敏○暋强也羞之言進猶向也庶雜逸淫也有夏謂有諸夏甸謂丘甸也井其地而任之也言紂德强暴所共國者惟殘虐之諸侯所共政者惟便僻之羣下故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也此以上言商之用賢以興而

不用賢以亡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長上聲○知見皆言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言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言灼見以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立民長伯則民紀立而下有所寄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伯如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立長伯特與事上帝連言之者舉后非凡官職比也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立政總謂以人立政也任人即常任也準夫即準人也牧即常伯也三俊以德言三宅以位言而三事以職言作猶爲也此通言內外總理之官也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趣音鄒○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左右攜僕凡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籩豆醯醢之職庶府若內府王府之屬此言內宮侍御之官也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也伯長呂氏曰大都小伯謂大都小都之伯互文也此言王畿都家之王也藝人凡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外也對裏之詞上百司爲內百司此表臣百司爲外百司矣太史謂凡史官尹伯皆長也如膳夫長庖人饔人烹人司樂長鐘師磬師笙師之屬此言凡王朝之

官也庶衆也常吉猶皐陶謨彰厥有常吉哉之義庶士有常德則吉故謂之庶常吉士也士本王侯卿大夫之元子與凡民所升俊秀之總稱而其用于朝郎上下文所陳之百官府此所謂以三有俊之德而處三有俊之職者故又以此總之然百官府散于內外百司而乃有特見其官與其號者重之也如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衞親近而見庶府恐以貨財玩好蕩王心而見大都小伯以分治郊圻而見藝人又恐以奇技淫巧惑君心而見太史以敬天象正王躬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而下文司徒以下則又以諸侯之臣屬而見戎微以下則又以邊疆要害之守而見此立言之大凡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司空掌邦土此皆謂上大夫卿也亞者卿之貳旅者卿之屬天子六卿諸侯三卿今擧三卿者文王時爲諸侯武王初爲天子尚未備六卿之制也若餘三卿之事則三卿與其下大夫兼攝之矣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微盧見牧誓烝亦夷名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阪猶險也古者邊疆之鎮與凡險危之地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錯于五服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今不悉數者約擧之耳此言內外要地之官也上自朝廷內而都邑外而侯甸遠至邊塞莫不得人供職蓋文武之用賢如此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

人以克俊有德此下四節承上文武之用賢而申之也克厥之克謂能之也今人言心相得者謂之相能是也常事猶言常任司牧猶言常牧人猶言準人省文也俊有德謂三有俊之德也惟能三宅之心乃能立三事之職而即能此三俊有德凡待用者之心也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庶言號令也庶獄訟獄也庶慎戒備也有司之牧夫猶言司牧不言常伯準人亦省文訓猶勑也言文王不侵庶職惟有司牧夫是勑其用命違命而已孔氏謂勞于求賢逸于任人是也然所云罔攸兼者特不兼其事耳或知之也所云罔敢知者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者然恭極明其信任之專與罔敢知不及庶言者號令出于君不容不知也呂氏曰不言罔知而言罔敢知者徒言罔知是老莊之無爲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小心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此毫釐千里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率循敉安也義德謂義德之人有撥亂反正之才者容德謂容德之人有容民畜衆之量者丕丕基極言基之大也言武王循文王安天下之功而不替其所用義德之人循文王慮天下之謀而不違其所用容德之士以是作述相繼而

誕受此丕丕基也當時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贊王業者文用于前武任于後故周公于君奭篇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又言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前此復言之也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相間並去聲○此乃因昔王而戒今王也我者指王也立事謂任事之臣即任人也若順也猶安也末終惟思也周公旣述文武基業之大又嘆息言孺子今旣爲王矣繼自今王其于立政之三事灼知其心之所安而大使之爲治以相助我所受之民以和調我所立之政惟時更勿以小人間之雖一話一言我必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受民可也民而謂之受者見民乃受于天祖而非人君所可忽矣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徽美也文子文孫謂成王也成王爲武王之子文王之孫其將法度彰禮樂者守成尙文故名以文也誤失也正指當職者而言也又嘆息言我所聞于人之美言皆告王矣自今

凡庶獄庶愼其勿以己意貽誤而惟當職之人是治之可也下文言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也〇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〇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後〇此又溯昔王以申知恤之意古不及夏周不及武約辭也克宅之者能得其人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得其心而盡其用也憸人謂憸利小人憸者沾沾便捷之狀也言前王之于三事既克得其人又克得其心茲所以能俾乂其國也自古為國皆無有用憸利之小人者以其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在厥世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于明昌小人陰類用則其國于晦昧陰陽升降各從其類也〇繼自今立政〇其勿以憸人〇其惟吉士〇用勱相我國家〇勱音邁相去聲〇此又因昔王以戒今王也以用勱勉也言王繼今立政當勿任憸人當惟有常之吉士使勉力以輔國家也〇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〇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言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刑乃民命所係使王尤知其可畏必專所司而不以己誤之也〇其

法更詳此且非面陳也後世遺表之類云亦上接庠而皋陶之謨下及成湯文武用今之設之道終以刑獄裁兵蓋公思兼三王之事畢備于此○按立政一篇名及孔又戒之語歷舉節自知[illegible]於此真古文

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詰治也治獄繼以治兵呂氏謂兵者刑之大是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謂陟臨禹服之舊迹巡行四方之天下以至四裔皆率服也覲猶言對答揚猶言表章耿光語其德大烈語其業各于其盛者稱之以見其德業配于文武也或疑聖治多重內輕外此條恐啓後世好大之患似非誥王所汲汲者今按上文歷推聖王知恤之至于庶獄犴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况六師萬衆之命其敢或有不審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可知矣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此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即前所謂庶常吉士而作常伯常任準人之屬者也○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長上聲○因上文特言慎罰而以蘇公之敬獄終告之也太史掌書命令之官由用也蘇國名左傳蘇忿生為司寇是也式法也列條例也中罰猶周禮所謂中典也周公終呼太史而言蘇公昔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用之獄以培王國令後人于此取法而有謹焉庶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永無過不及之患矣爾太史

其書以示之可也蓋庶獄得人而凡庶言庶慎之屬可知此以三俊列三宅而三事所以咸和也故特申此以終篇云

蔡沈原註　姜兆錫恭義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蔡傳曰此與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也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四歲以至六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闕與周禮首末未備讀書者參伍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其與他書異同亦可得而論矣愚按傳推周禮與諸經所以不合之故諸儒亦多言之此說之至善可破後世之疑者也若其論公孤之有無朝見之久近與周禮有不合者則未之深考耳詳見篇中○此篇凡二段首叙官制而次勉其居官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辟音璧○弗庭葛氏謂弗來庭者是也六服侯甸男采衛要也周禮稱九服者六服而外

尙有夷鎮蕃三服爲九州之外地故止稱六服也詳見周禮秋官大行人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謂凡治事之官也首言成王御極巡方四征不率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凡六服諸侯無不奉承周德而因歸鎬京以督正其庶官蓋外治廣而內修益嚴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其時惟伐淮夷亦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猷道也一謂謀也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先是之謂大猷卽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曰語辭也百揆四岳見虞書州牧各總其一州者侯伯各總其一國者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和而萬國安也唐虞之建官如此夏商世變事煩因時制宜故官數加倍亦能用治然則明王立政豈惟其官之多寡哉亦惟其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逮及時是若順也承上四代之建官而自言修身勵德若有不及乃遵法前古以訓道百官也修德者任官之本中庸言取人以身而尊賢體臣次于修身以此故推本而言

之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立猶建也。建三公以下非始此而建爲周家定制則始此也。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謂之公者尊之也。陰陽以氣言。道以陰陽之理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經者經綸之。燮理者和調之。此非經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者。豈足以任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少去聲。孤特也。亦尊之也。貳副也。孤非公之屬。故稱孤。用佐其化。故稱貳也。天地以形言。化以天地之用言。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于前。孤弼于後。凡以輔一人于上而已。三孤亦不必備。不言者省文也。周禮不載公孤者。官既不必備。而周禮又本敘六官故也。若師氏保氏之非太師太保。不必辯矣。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內統百官。外均四海。故謂之冢宰。即唐虞之百揆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掌。徒衆。敷布。擾馴也。地官卿教官之長。主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

衆故謂之司徒唐虞時使契爲司徒是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宗謂宗廟，伯猶長也，神人上下通幽明貴賤而言也。春官卿，禮官之長，主凡幽明貴賤之禮，而禮以祭爲大，祭以宗廟爲親，故謂之宗伯，即唐虞之秩宗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馬，戎馬也。師，軍旅也。平之言正，以九伐之法而平其不平也。夏官卿，政官之長，主統御六軍，平治邦國，而軍政莫急于馬，故謂之司馬。唐虞時不立司馬之官，惟以刑官總之，帝命皐陶曰蠻夷滑夏，汝作士是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寇，賊害之意。詰，問也。刑，刑之也。秋官卿，刑官之長，主詰姦慝之無良，刑强暴之不軌，皆爲民除害而去賊，故謂之司寇，即唐虞時之士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空謂空土也，司其空而使之無空也。時者，順其時也。冬官卿，事官之長，主度其地以處四民之衆，順其時以遵五土之利，而曠土游民于是而鮮，故謂之司空。唐虞本名共工，後亦改爲司空也。周禮闕冬官，漢儒補以考工記，失之矣。**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職即天官掌治、地官掌教之類。屬即治官之屬、教官之屬之類。周禮每官約六十屬，六官約三百六十屬。六卿之長各率其六官之屬，以倡其九州之牧，自內

達外政治明教化治而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呂氏曰冢宰統百官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者何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于六職其義一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朝音潮○五服謂甸男采衛要一朝謂皆朝也六服不數侯服者按周禮大行人之職六服中惟侯服歲一見其餘五服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未至六年此五服猶未皆朝至六年而無不朝矣故六年五服一朝者不數侯服也舊不審此而謂與周禮異者非矣又六年乃時巡周禮所謂十二年一巡狩也時巡猶舜之四仲巡狩考制度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各朝方岳猶舜之肆覲羣后大明黜陟猶舜之黜陟幽明疏數煩簡或異或同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復稱王曰者上既明建官之體統此因令凡有官君子而同訓之故更端以發之也反猶逆也懷猶服也言敬汝所守之職謹汝所發之令令欲其行不欲其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已之私情則令行

而民莫不敬服矣此首勉以心術之本也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涖事惟煩古謂前代之法制裁迷謬也典常謂當代之法師則亂擾也言入官而議事者必學于古訓乃有獲而令法爲爾居官之典常又當謹師之而不可以喋喋利口擾亂之也蓄積疑不決必敗其謀苟情自安必荒其政人而不學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矣此次勉以學問之要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者吏猶得臨事而議也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于用有司請立新法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此哉愚按經本言蔑古之弊而蘇氏因言泥古之弊亦所謂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也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又以功業勉之也克能也果所以斷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勤廣斷以果克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本業者功之積也崇功存乎志廣業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然有二者而當幾不能果斷

三以相徵○古昔蹈司。即道之只物即變化者蹈分只了外而無道可論陰陽○變理也○以興之上更須三公論道變理下只六三於副○只是道與陰陽天地不在政事上論字俊世清談之誤天下爲之者也也○但與刑小當時自有今甲兩載成王洲百以何由撰掌此從人自述記問此實所爲周官之目○孫月峰云文體平平一二有條理

則志與動虛用，而終蹈後艱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此又以恭儉勉之也。貴不與驕期而驕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至。故居位當恭，贅祿當儉也。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作德則中外如一，故心逸而日休；作偽則掩著不遑，故心勞而日拙矣。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畏猶懼也。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畏懼也。苟不知畏懼，則入于可畏可懼之中矣。亦上節之意也。鄙夫之患失與思危相似，然思危以寵利為憂，患失乃以寵利為樂，則有欲與無欲殊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推，通回反。○此又以薦舉勉之也。賢，有德者；能，有才者。王氏曰：道二，義與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于義，則莫不義，庶官所以不爭而和也。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于利，則莫不利，庶官所以爭而不和也。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不任，猶言不勝任也。能其官，即爾功；匪其人，即爾過。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辟音璧，斁音亦。○三事，即立政

三事也。亂治。數厭也。篇中嘆息言。上自三事之卿。下至所屬之大夫。其敬爾官。治爾政。以輔王安民而懷邦國也。不及公孤者。德尊位隆。不待戒與。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王命公監之。既歿。王命君陳代公。此其策命之辭也。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凡二段。首王若曰以下。總訓其綱。次王曰以下。詳勉其目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恭即友恭之恭也。事親孝。事兄恭。即所謂令德也。惟其成教于家。故能施政于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此也。王畿五十里為近郊。下都乃王城之東郊。尹者。為之監也。此首稱其德以勉之也。**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此以下。先以奉先訓者勉之也。茲指周公而言也。言周公昔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所以民懷其德也。今汝之往。但當謹汝所司。率其常以勉明先訓。則民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遺德。苟能發明而光大之。宜其翕然聽順也。**我聞曰。至治馨**

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訓也言猷訓者猷之言道訓與道爲體也葢凡物形質凝而氣臭升馨香者精氣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感格不疾而速彼昭薦黍稷苾苾芬芬豈足以擬之哉夫至治之馨香者德之成明德之惟馨者治之本而黍稷之馨非馨也殷民至頑當默化而潛移難刑驅而勢迫故以用是猷訓強勉不怠者命之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由從也凡人未見聖則冀既見聖則怠君陳親見周公而申戒之以此則其日新不已以致懋昭之實者當有味于斯矣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此因以求民情者勉之也惟風惟草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出入猶言反覆師衆虞度也言上感則下應猶風行則草偃不患民玩其上第患上輕其民耳爾令關政無以易心乘之凡有廢有興務反覆與衆商度而衆言皆合又加紬繹焉既求合乎人之同又加審于已之獨凡所謂圖難于其易而克艱之道也則爾初不草菅其民矣而民又豈有不風化于上者乎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

王伯厚云君陳或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他無所考傳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美則稱君固不君之德於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辭失之誤有善歸主於所以亡秦也是以爲是毀不聞讒之聞於言

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于內句于外句之德句○此又以臣君德者勉之也言切于事謂之謀言合于道謂之猷順之于外謂順而行之也曰者明其入告而出行之意也此謀此猷爲君德之當然故不可不告而行之也良以德言顯以業言臣皆如是其入告而出行則君乃德良而業顯也按此節之義本正或乃謂成王欲其臣之將順而因以善則稱君之義導之也夫苟欲其臣之將順則必私語之而不明誥之天下未有欲飾美示人而以其意宣示于衆者曾成王而爲之乎且下文明云予曰宥汝惟勿宥予曰辟汝惟勿辟則其非欲臣之將順而飾非也亦明矣或又謂此歎其素行之美而非導其後之將順也夫本文自昔周公以下皆戒勉之辭而忽歎美其已往不亦遷就而不倫乎學者以義理與辭氣推之而前後說之不可從皆見矣故譔正之○王曰君陳

爾弘周公丕訓無倚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聰○篇中三言周公之訓首懋昭者言其光明次式用者言其法守此弘者言其推廣也倚任削侵也賢如君陳何至依勢以威下依法以削民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中其節是峻刻之私意非寬和之大道也安能不以此爲戒乎制猶節

言州縣亞不在
王牧不可離亦
承爾職者稱文
成而不及殷王其
有以大史伯論
用三辭曰去和
而取用興曰安子
三論言可易思之
論術一也西漢之
亡以雖言同經上
故曰殷言已刑辭
。都甚理云以示
傳與論語刑書
曰書云孝子惟
孝友于兄弟云
云何爲孝而後
以爲令以後踐
語以不協既云
今經孝恭又曰
惟孝友于兄弟

也從容謂再三審度之也寬而有節則不競不絿而寬不失之縱從容以和則不怠不迫而和不失之流矣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辟毘亦反○上文成王慮君陳之徇己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以君意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若順也言有不順于政不化于訓者刑之可矣然刑期無刑必刑當其罪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也此申言辟之必中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狃習也常典常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之人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申言宥之必中也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此因上論刑辟之意而推之言無疾于人之所未化無求于人之所不能也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有忍乃濟孔子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也然此猶堅制之耳有容乃大則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故爲德之大也此申上文之無忿疾也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修謂職業良謂行義也簡其職之修者亦簡其不修者則人勸功進其行之良者以率其不良者則人勵德皆稱或

者明非全不修不良也

此申上文之無求備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好去聲○厚謂性體物謂習俗也民性本厚而爲習所遷以見上當導之使厚也命猶令也不從上令而從其好以見上帥以仁而民從所令反所好則不從也典謂五典之道也德謂得其道于身也有辭謂有名聲也敬典而不在德典與我猶二也德則實有諸已其感人捷于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受其美而有令名于永世矣

顧命

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者鄭氏謂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也特詳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不懌猶言不豫有疾故不悅懌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洮音桃頮音悔相去聲○洮頮以水洮其手而頮面也禮王發大命必齋戒沐浴冕服以臨今病篤故但

洮盥頮面而扶相者被以袞冕憑几以發命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召音邵芮如稅反彤音全○太保奭以下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也師氏掌教國子守王闈虎臣虎賁氏掌先後衛王百尹百官之長御事凡治事之人也六卿之外召師氏以下者平時命六卿使率其屬此將發顧命則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司以王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顧命之辭也漸進也幾猶幾希之幾臻至也彌甚也一云猶終也留連也嗣繼也言疾大進惟幾希不絕耳病之日至既將終而且留恐此後不得誓言相繼此我詳審發訓以命汝也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重平聲肄音異○武如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肄肄服習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之依陳上之教民皆服習相繼一無所違用能自西土達于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

在後之侗。敬

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音同。○侗愚迓迎也承上文自言後人之愚惟敬迓上天之威命嗣守先王之大訓而無敢昏逾以起下文也天威即天之大命大訓所以述天命也天威大訓豈有二哉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釗音昭○興起悟明也釗康王名稱元子正其統也承上言今天降疾危殆予益力不能興心不能悟矣此正元子釗躬荷艱難之始爾庶幾明是所言用敬保元子而大濟于茲可也柔懷來也能馴擾也安靜勸導也合遠邇小大而君德公平周溥無所偏滞此保元子弘濟時艱之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夫音扶幾平聲○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冒濟率也貢進也幾者動之微而善不善所由分也非幾謂不善之幾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性在自治于威儀而或以其身冒進于不善之幾則威儀之著于外者不歸于治矣夫威儀之則皆本于念慮之微如此此即先聖危微精一相傳之義而孔子所謂知幾于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是意也成王以元子命其羣臣而拳拳及此其有得于道也亦深矣此保元子弘濟時艱之本也

○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于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也宜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還音旋○綴衣謂幄帳也發命必設幄帳既退乃散出于庭也翼日明日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逆迎逿桓毛二臣名也伋太公望之子封于齊爲王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恤憂宅居宗主也太保奭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之南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之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于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也

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相去聲○伯相謂召公也時召公以西伯爲相也須取也命取材以供喪用也

狄設黼扆綴衣。扆隱豈反○狄官名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

大記云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與設帳者屏風畫爲斧文也設黼扆及幄帳如王存也黼扆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重平聲純音準畫畫同○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也仍之言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此四席坐所同也牖謂南牖也桃竹枝席謂之篾席白黑雜繒曰黼純緣也華玉以彩色玉飾几也此平時朝諸侯見羣臣之席坐也西序謂西廂也蒲席謂之底席雜彩曰綴文貝以有文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席坐也東序謂東廂也筦席謂之豐席彩色曰畫雕刻鏤也此養國老享羣臣之席坐也西夾謂西廂夾室前也竹席謂之筍席玄黑雜色曰紛漆漆几也此親屬私燕之席坐也以上各所設之席坐牖戸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席坐之正也其餘各隨事以設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之也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鼖音

琰。越之言及承上之辭玉五重卽下弘璧琬琰大玉夷玉之五玉陳寶通謂下凡所陳之器物總下之詞也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以及文武之訓也弘璧大璧也琬琰周禮所謂琬圭以象德琰圭以除慝易行也夷玉常玉也天球玉磬名虞書所謂鳴球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易大傳所謂河出圖也胤之舞衣胤國所制舞衣也大貝形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巧工垂舜時共工諸人制造精密中法故亦爲寶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之屬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之屬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楊氏曰宗器于祭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大輅謂玉輅綴輅謂金輅先輅謂木輅次輅謂象輅革輅也面謂南也按周禮典輅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餘金輅以封同姓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蕃國皆遞次之玉輅最貴故謂之大輅而在西階面金輅繼之故謂之綴輅而在東階面木輅最遠故謂之先輅而在左塾前木輅爲先輅故革輅象輅皆謂之次輅而在右塾前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大喪太賓客則出輅故陳之也凡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恭王殯在西序故與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

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戺鉏里反戣音逵○雀弁綦弁皆士服也赤色爲雀弁文鹿于皮爲綦弁冕謂玄冕大夫服也惠三隅矛也戈戟也上刃刃外向也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鈗說文鈗從金允聲是也畢門謂路寢門天子五門至路寢門而畢故名也戺謂堂廉東西堂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東西垂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側階謂比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言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慮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後士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麻冕三十升布爲冕也黼裳裳爲斧文也隮升也康王入廟故稍變凶服又以受先王之命故不敢由主階而由賓階也蟻裳玄色裳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各不言升階者從王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列

[illegible]楠成王已[illegible]公所以治喪禮[illegible]之傳召公之告[illegible]意之而君皆之正使周公而在禮亦當出此盡禱人子之情莫切于親喪禱天下之事莫大于受命在士庶則親爲重天下爲輕在天子則天下爲公親喪爲私先王之死於廟立哀[illegible]集群臣授之嗣王於[illegible]寢而受之乎禮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山川越紼行事夫祭猶越紼況於受天地之命爲山川百神

在我後之人。丕平富者，明政教以平之，薄稅斂以富之也。不務咎者，寬咎惡，省刑罰以恤之也。底至者，外而推行其至也。齊信者，內而兼盡其誠也。文武尚德緩刑，內外充實，用能光輝發越而昭明于天下。蓋誠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武勇之士，忠實之臣，保治王室，是以君用正其命，所承乎上天，用順其道，俯畀于下，而乃建屏藩以輔後人也。康王言此，蓋以起下文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鞠子，王自稱也。承上言文武賴內外之夾輔如此，今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乎。爾雖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憂其順正之命，無遺我稚子恥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文相揖者，揖而進，復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也。曰：成王顧命，可以喪服受與？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齊衰以下小喪也，猶以喪服行之。三年之喪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

王耶君無疾臨丧初生尚用吉服若況嗣君受命大事乎釋斬從之喪服成礼何不可

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鄭子皮如晉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爲後世法矣若其失禮則不可不辯也愚按蘇氏此辯視顧命篇呂氏稍變之說嚴矣然朱子通解亦從呂氏者蓋成王之命合以喪服受而稱天稱祖則凶服有未可以臨者故稍變之與、

畢命

畢謂畢公康王命之保釐東郊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有又通○此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之文王廟命之保安釐理也洛都淳頑雜處俗薄風靡保釐之命師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旨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稱父師者畢公代周公爲太師

也首言文王武王廣布大德用受殷命以見受命之非偉也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左右並去聲○先王通謂文武成王也十二年曰紀父子相繼曰世次言周公相先王以定厥家謹毖頑民移近王室用化其教歷有年所四方安而一人寧以見化俗之不易也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升降猶言隆污也言革命之初世道方降今將升于大猷矣為政者宜因俗以為變革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後文言周公謹厥始君陳和厥中惟公成厥終正因俗變革之意而下文言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之屬即善善民勸之事也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懋盛大之義小物猶言細行師言謂法言也言畢公既秉盛德飭細行輔翼四世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嘉言其休績益多于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將付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而極美之也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事謂化民之事也以其事命之征者言非周公所爲不敢命公以行也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別音鱉癉多旱反守舒究反○淑猶善也慝猶惡也淑慝蘊于心而善惡著于事也旌別分彰顯癉病也旌別知之明而彰癉處之當也樹立也上立彰癉之令如風動于此而聲聞于彼也井疆猶言井里也畏慕者畏爲惡而慕爲善也畫郊圻謂地域固封守謂職掌也蓋旌別彰癉皆兼善不善而言而其中淑善而率訓典者既表其宅里因樹爲風聲其勸善蓋有尊屬矣所謂旌且彰之也若慝惡而弗率者殊井疆而易處俾畏慕以自新其教不善抑且獨切也又豈徒別且癉之而已哉至昔所有郊圻之制歲久易淆今又申畫之昔所有封域之守時乎易玩今又慎固之乃所以尊嚴王畿也王畿安則四海安矣此善俗保邦之大要故首訓及之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好去聲○政事辭令也反暫爲恒反常爲異用所本之之謂體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之爲害也凡論治體皆然而在商俗浮薄餘風尤爲對症之藥其命公特念于斯也宜哉蘇氏曰張釋

之諫漢文帝云秦任刀筆之吏其弊徒文具而無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鮮上聲○陵蔑也敝壞也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蓋鮮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以驕蕩蔑德而天道胥以背違矣此乃壞風化于後麗而萬古同一流也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以古人之敝世族者發之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侉枯瓜反○席憑也怙恃也滅絕也言私欲公義相爲消長茲殷士習憑先寵狃欲滅義徒以服用之美炫人而身之不美則弗計也馴至驕淫矜侉百邪並見以惡自終雖還洛式化用收放逸而所以防閑之者豈易易哉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資財訓教年壽也言資富而能訓教則不遷于外物之誘而可全其性命之正而訓非外立教條也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是乃人所同有古人所以訓人而爲大訓也苟不由古訓以訓之德義將于何以爲訓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

往晉及其末也
用民東亡而不
背事秦王化之
入人深矣唐賈
至誘取士以六
史之亂為時所謂
先王之道消則
小人之道長小人
之道長則亂臣
賊子生焉蓋國
之存亡在風俗
四維不張而秦
歷任恥尚失行
而晉於是乎亡吳
知存亡之言哉郝
楚諸云多辟籍
要大似訓學士
不似於重元老
據按漢書律
歷志云畢公
豐刑曰惟十有二
年六月庚午朏

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不剛以保之，不柔以釐之也。允，信也。不偏于剛，不偏于柔，則德允修而邦賴以永寧也。叢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不足慮矣。而康王以邦之安危惟繫于此，而輸畢公修德以治之，其不苟于小成也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克慎克和，實指之也。克成，預期之也。后者，君國之稱，即謂三臣也。道浹洽乎政治，則法非徒法，澤膏潤乎生民，則惠非徒惠。治洛邑而施及四夷，則王畿為萬方之極也。以是永受多福，其意深以切矣。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而即其行事觀其用心，其相濟若出于一時，若成于一人也，謂之協心如此。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聞，去聲。時，是。建立聞名也。訓，順。乂，治也。畢公四世元老，立基固其心也，立名豈其念乎，而子孫順法以治，惟在于此，則相期以無窮之事業，于是至矣，豈徒苟尊之而已哉。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

多命作冊書豈刑是時古文不出已別有來命果孰爲真古文耶。孫月峰云婉雅有深致。風送物則有聲掛之風聲四字換得妙

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既盡也若順也前政謂周公與君陳也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爲不足爲者也不敢忝以怠心亦不敢出以輕心而所以奉揚先君暨先臣之法者在是矣故以此結之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太常旗名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紀書也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是也蓋將勉其後人而先叙其前烈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也亂治也以先王之遺緒望治于先王之遺臣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極言憂危之至以見望助之切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翼輔也作股肱猶言股肱周室作心膂猶言公侯腹心也纘繼服事忝辱也欲其事君無忝于其祖考之事先王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

同書辨解云禮記緇衣引夏暑雨四句孟子引丕顯哉四句皆真古語竄入僞經者

中。惟爾之中。則猶典也詩云有物有則所謂則者卽君臣義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是也自司徒之教言故稱五典而勉以弘敷弘敷者大而布之也自烝民之彝言故稱民則而勉以式和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司徒以教其民也而其本則在其正心修身而已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孔子曰子帥以正是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周公曰率自中是也此告以教民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易去聲○祁大咨嗟也寧安也暑雨祁寒惟曰怨咨者民自傷其生之多艱也厥惟艱哉者上嘆其民之誠艱也思飢寒之艱圖衣食之易而民乃安矣司徒敷五典擾兆民職兼教養此又告以養民之職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謨謀烈功也佑猶保也乃訓卽指篇中所訓君牙也先王謂成康前人謂君牙祖父也言文謨顯于前武烈承于後以是啓佑後人美善精密其命光矣此爾前人所協贊而先王成康所恃守者也而爾可不體今所以奉若對揚而纘乃舊服乎

王若曰

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辟音璧○乃汝也先正亦謂其祖父也舊典舊職也乂治也言爾當由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不法之則亂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可也上言奉若先王對揚文武而其追配前人者在其中此言其由先正率祖考而昭乃辟亦在其中二義互相足也蔡傳曰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賢可知矣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冏命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擇之者皆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陰移默奪于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于昭昭之際祢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者大而其選之重可見穆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畧等其亦知本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冏俱永反○伯冏臣名宅居也丕后猶言大君也穆王首呼其名而言我不能于德而繼居大君之位今惟恐

懼危厲不遑寢處而思所以免咎也此總發誥戒之由也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從去聲辟音璧○侍謂侍左右者御謂御車乘者僕從謂太僕羣僕凡從王者祗敬若順也言文武躬秉至德其小大臣各抱忠良宜若無待于近侍之輔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弼亦豈小補哉故動靜語默皆正而下民與萬邦咸安也此推言先王之賴近侍也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前烈更善匡輔繩直糾正也非心謂非僻之心也前烈謂文武也此切言已之賴近侍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此以下詳言誥戒之實也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此欲其正僕從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也下節乃指言之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便平聲辟僻同以循用也巧

邢仲與云穆王非賢君也其父昭王南征不復不能問而使其世霸者以爲辭車轍馬跡遍天下槃樂之主也夫子刪書以呂刑有仁人之言故存之後世遂傷增書牙伯冏聖人何取而錄其詞反多于成康乎。按周禮太僕正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穆王晚年用造父

好令善也謂好其言善其色而不正者也便者順人所欲辟者避人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皆極形不正之狀吉士則所謂正人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用不正而惟正之用以明上文正僕侍之事也按上云汝作大正而此云愼簡乃僚則凡爲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自聖自以爲聖也又承上懋后德之意而言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也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亂曷其有極至于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慮美薰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惟其言而莫之違也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溢自聖之症既見而百疾從之矣故昏虐侈亂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憸人巧利之小人也耳目之官猶言近臣也迪導也比昵憸人而使之充位則羣僕侍御不正羣僕侍御不正則導以非法而后德不懋蓋穆王之初自量其執德未固而恐左右以異端蕩其心也故再三申戒之如此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辟音璧○貨賄也吉猶善也言任羣僕當于其

爲御盤遊者度苟僕正以人何至於此深其假托而不揆其實故也

善使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爲善是爲瀆厥官也惟汝大不能敬其君則惟我亦汝罪矣又以罪申戒之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始望其承弼而卒更以永弼命之其望于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蕪其後者果出于僕御之間抑不知冏猶存職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呂刑

呂侯爲穆王司寇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本託于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二篇之義實則相反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鞭扑之二刑爾若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二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于末年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殆亦後世之深戒而夫子錄之者蓋亦其一篇之中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亦稱甫侯作修刑辟呂後爲甫故通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享國以在位言此穆王享國百年以壽數言

曰吉非后自謂治也○椓陰若于去勢黥面甚于墨顙○三苗之君非叛天子命爲諸侯直民而已與蚩尤異世同惡制爲淫虐之刑呂氏謂五刑

稱之

與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度音鐸○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猶亂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徧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蚩音痴○若古有訓猶言如是我聞也蚩尤古惡人名鴟義以鴟張害物爲義也橫取曰奪竊取曰攘矯詐虔劉也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亂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賊以肆害爲姦宄以行宄也言此起下文苗民制刑之意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劓牛例反刵而志反椓竹角反黥渠京反差音雌○苗民謂其王也靈善淫過也言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以化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于是始大爲劓鼻刵耳

治于苗民非也舜典流宥五刑下又治及誅四凶三苗居一焉五刑五用其來久矣豈三苗始作刑而舜效尤用之乎

椓斀黥面之屬于凡麗法者必并制而刑之而不復以虛實之辭爲差別也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漸音尖棼敷文反又音紛覆音福○興起胥相也泯泯昏也棼棼亂也覆反覆也方四方也言民興動于苗其相漸染習爲昏亂誠信衰詛盟繁于是虐政作威衆庶被戮四方各告無罪于天而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德其刑戮發聞莫非腥穢也呂氏曰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升爲馨香而刑發爲腥穢也此以上又以起下文仁君除暴恤刑之意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謂舜也虞書治苗民及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事也報應絕滅也苗用刑虐以威民而天亦報以威于是竄殛遷徙以遏絕之而使無繼世在下國也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重平聲○重少昊之後即羲也黎高陽之後即和也絕猶隔也截也降格如巫降之降謂左術也棐輔常典蓋蔽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福善禍淫民情曉然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命于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

典而人心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于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典祀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絶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誕之說舉皆屏息于是羣后及在下之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以玆善得福惡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伸況其他乎此以上承上覆詛虐威而言也○按國語曰少皥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顓頊憂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者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恤功以憂民爲功也典謂禮也折禮而所折于民者卽惟刑蘇氏謂失禮則入刑禮與刑乃一物是也主猶宗也表其名山川爲九州之宗主也殷猶言殷憂卽恤也降典以正民行平土以定民居降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惟其心憂恤于民而然凡以明下文士師制刑之所由起也或不體伯夷

折民惟刑之義謬謂虞書不載伯夷爲刑官益傳訛也或又疑皋陶未爲士時意伯夷實兼之矣今按伯夷雖止典禮而此明言降典折民惟刑下文明言伯夷播刑之迪則折民惟刑即指禮而言初非兼爲刑官而播刑于下也學者以禮刑相爲表裏始終之義推之可見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士謂士師也祗敬也承上命三后恤民而言命皋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而教以敬德亦恤功于民之意也○吳氏曰皋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蓋吝之也其意益可見矣觀舜之稱皋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呵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叙本末而歸于皋陶之制刑則其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矣言固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穆和敬之容明明精白之象灼之言顯也棐輔也總承上文言君穆穆臣明明輝光發越而肆達則四方之民自皆觀感動盪罔不勤于爲德如是而猶有不率者乃明示于五刑輕重之中用以率治于民而輔其常性焉所謂刑罰之精華而德威德明之所致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

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又承上制刑之中而言當時典獄之官不爲威屈利誘非徒盡法于權勢之家亦惟盡法于賄賂之人是豈勉以出此哉益敬忌之至大公至正其身初無毫髮不可告人而待擇者惟其天德自我盡則大命自我作而且將配享在下以臨之矣益推典獄之極功而至于與天爲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四方司政漢孔氏謂指四方諸侯而言司政猶言爲政也監戒也播布迪導麗依也庶之言衆猶盛也盛威猶言肆威也蠲貸也王嘆息言四方諸侯主此訟獄非爾爲天牧養斯民乎爾今將何所監視也其監視者非是伯夷布法以迪民乎今爾將又何所懲警也夫因監視而有懲警者有苗之虐民自絕也彼苗民不察于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時以酷濟貪亂虐無罪上帝不貸而降之罰苗民亦無所辭而遂殄

滅厥世也今爾可不因監視而懲警之乎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格命即下文敬逆天命格之言感逆之言迎其義一也惟在奉王命以格天心而已罔不由慰曰勤者言爾所由自慰惟在勤職而刑無所失也罔或戒不勤者爾苟不勤職將至失刑而戒已無及也一日猶言暫時也刑非可常用天以整齊亂民俾暫以用之而刑期于無刑也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也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也是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迎天命以奉一人我雖以爲辟而威之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而休之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則君慶于上民賴于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度音鐸此告

後世移事而合法故害不可加之四凶者高因湯而求法故乃不可入之刑

凡有民社者也刑凶器也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也度審也及之言逮猶漢世詔獄所逮之遠也言在今爾之安民當擇其人而後用之敬其刑而後施之度其所及而後及之此即所謂祥刑也曰何曰非自爲問答以發之者極明祥刑之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謂兩爭之人皆至也周禮大司寇以兩造聽民訟是也具備謂聽之具皆備也周禮小宰聽政役以比居聽出入以要會之類是也師衆也五辭謂五刑之辭也皆至皆備而後合衆心以聽五辭此言聽之之不苟也簡核孚信也服猶簡也簡核則服也正平也成也罰贖也過誤也五辭必核而可信乃成于五刑若辭與刑不核而爲刑之疑者則成于五罰而減之若辭與罰又不核而爲罰之疑者則成于五過而免之此又言成之之不妄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復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五過雖可無罪而欲以官反內貨來之五者出入乎罪則罪即惟均也審克者審之詳而盡其能也五刑五罰皆有疵也而但舉五過之疵者乃虞書所刑故無小而上文雖休勿休之意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

借者疑在此而請之從刑者辞本直而乱者也

有赦。其審克之。刑疑有赦、謂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即正于五過也。五刑五罰本皆有服也。而疑則有赦、漸同于五過者。乃虞書所謂宥過無大、而上文雖畏勿畏之意也。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衆猶多也。惟貌有稽、周禮所謂色聽也。言聽獄以簡孚爲本。雖簡核可信者多、且惟容貌之有察而不敢苟矣。況無可簡核者、豈在所聽而不赦之乎。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此總五刑五罰五過而發聽不聽之義也。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鍰、胡關反。差、音雌。比、音避。○墨刻顙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男子割勢、婦人幽閉也。大辟斬首也。六兩曰鍰。百而又倍、謂二百鍰也。又倍而差、謂五百鍰也。閱視也。視其情實、罰與罪相當也。

屬類也周周禮司刑職五刑之屬三千五百今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故三千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亂辭不行皆承上下比而言亂辭謂辭之雜而不一者故戒其無僭恐其差誤而乖定制也不行謂法之滞而難通者故戒其勿用恐其專執而失時宜也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則不但三千之罰得其實而其比附于三千以外者亦不至失其實矣此專即五罰而申其例也○按皐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皆罰以金是大辟宮刑劓墨皆不復降等直罰而赦之失古法之正矣而蘇氏乃牽謂五刑之疑古制亦各入罰不降也何哉夫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也刑莫輕于鞭扑而情法猶有可議則是無法以治之其使之贖特不欲遽辱之耳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餘詳篇題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青者是也此諸刑輕重之權也而諸罰之輕重亦有之蓋權者進退推移以求輕重之中故刑罰皆有之也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也刑其不輕不重者周官刑平國用中典也刑罰適輕適重以權一人

之輕重刑罰世輕世重以權一世之輕重惟齊之以不齊乃有倫而有要矣一于齊而有倫要者法之經也齊以不齊而有倫要法之權而不失其經也刑罰惟權是適而其倫要所在截然而不可紊者自在其間學者以惟字推之可見二句相貫之義矣舊說以惟齊句說權以有倫句說經于語意稍有未盡故參之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罰謂五罰也言罰以懲過雖未致人于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況五罰以上乎故獄非口才辯給者能折之而惟溫良長厚者乃折之而胥得其中也此總言折獄當得其人也差猶錯也從之言由謂由乎心也刑書法律也占度也言辭非情實終必有差必察于其差其非由心以為辭者我惟由心以察之又必本哀敬以相將詳法律以為度皆庶幾無忒矣而其刑其罰之時又必其審克之而後可也此遍言折獄當盡其心也輸謂輸于上也言獄成于下而可信郎獄輸于上而可信矣而其上輸也必備上其情節有一人而犯兩事者亦并兩刑而上之此又言讞獄當備其情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

罰。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相去聲○此即上文所歷告者而總告之也。官謂典獄官也。伯諸侯也。族姓通謂同異姓也。朕敬于刑猶言哀敬折獄。有德惟刑猶言惟良折獄也。言朕之于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所以敬于刑而以德王之也。今天以下多未詳。舊謂單辭無証之詞。兩辭有証之詞也。亂治也。私家者貨獄為家計也。言天以刑相治斯民。將敬爾刑以作配在下。首惟明清于單詞為上。次惟中聽獄之兩辭以治之。而無私家于兩辭焉。則可矣。所謂明清于單詞者。詞雖無証而難治。然明則無一毫之或蔽。清則無一毫之或污。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此所以治于無可治而特為配天之極則也。所謂中聽獄之兩辭者。其獄兩造具備。詞有可治。因折其中以治之。大公至正。而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此所以治其所當治而亦無愧于作配者也。若私家于獄之兩辭者。得貨以為私家計。即下文所謂獄貨也。則不但無以配于天。而其獲罪于天不勝誅矣。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庶尤猶云百

務乃作祥刑其仁人之心孰既不能考古而擇其於言牘之又於刑教不實昔無聽可謂由中是務王書固長久壽躋百歲未必非仁人之報而後儒乃執先王之法必不可贖呼嗚此豈聖人錄祥刑之素哉

王伯厚云張子韶書說于呂刑嗚命又侯之命其言哀厲微哉

殃也。在命之在猶取也。言私家于兩辭者。雖將獄貨以肥家。實乃積罪以取禍可畏甚矣。豈天不以中道待人乎。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也。若天罰不極其于天下之庶民。又安有善政加之乎。

王曰。嗚呼。嗣孫。今在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辭辭譽也。即所謂慶也。五極謂五刑之用之極。即所謂中也。屬猶因也。嘉師猶言良民也。終呼嗣孫。言自今以往。何所監視。非古來用正直剛柔之三德以全斯民所受之中者乎。尚明聽獄言。哲人用刑有無窮之譽。皆因五刑之極咸得其中而有慶也。今爾來世諸侯受天子之民衆。當蓋視于此祥刑矣。故申言以結之

文侯之命　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王遷于東。篇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冊書命之。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大小謀猷。罔不

詩之使人情慨
其有見於詩者
之之文子胡之定
甚秋待于夫椒
之事亦敘焉焉
夫子詩傳其說
王風揚之水亦其
。鄭其序云方太
子被戮依申中申
侯與犬戎弒王
太子只知之矣知
之而不能救則
當赴難死不死
則殺身不有其
位今而歸位于
立己者何其國
破家亡父死賊
手千年當情一
朝棄捐不思报
父與復而榮之教
成周太平文詞可
謂溫忍無為

率從。肆先祖懷在位。辟音璧○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德之所成克慎者言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德之所至也先正謂唐叔先祖通謂成王以下也懷安也言文武之德如此爾時上帝集命于文王亦惟爾祖父能昭事其君于小大之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閔憐也嗣造猶言嗣位愆戾殄絕戎兵純大也言閔予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絕其資惠于下民外患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也每念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伊誰恤我乎若有能致功予一人如先正之昭事先王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深悲國之無人故始終嘆息以起下文之意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辟音璧○昭光也顯祖前文人皆謂唐叔也肇始刑法也會之言合謂會合諸侯也承上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法

甚焉而晉侯六
醜顏與之抑何
以合天下親合禮
式武謂法語未
泯令律其詞於
隱諱而歸罪於
彊大文侯功而已
窮又稱居不名
而字不伯叔之
而父之祖之名不
正言不順之前此
訓誥未之有也
易曰聖人之情見
乎辭大誥以下
上又曰中心疑者
其詞枝失其守
者其辭屈文侯
之命是也亦從二
雅之名是何此
不黃花在以猜
世变三不以謂
能言文武之道

文武之道絶而先正事君之風衰矣今汝克光汝祖始法文武用能會合諸侯使我繼乃君位則不特法先王自汝始而追孝于前文人者實至矣汝多所修整扞衛我于艱難如此若汝之功我能無嘉美乎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秬音巨卣音酉彤音仝○視撫視也師衆也秬鬯秬黍爲酒和以鬯草也卣中尊也諸侯受賜命當告其始祖故賜以瓚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也此獎賜之也柔撫能善惠順康安也撫綏安輯而無致憤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也此獎賜之而又以勉之也○蘇氏曰予讀文侯之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蔡傳曰按史記幽王娶于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娶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犬戎攻王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讐討賊之衆而爲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于天已甚矣何怪

乎委靡頽墮而不自振邪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與抑亦以示戒于天下後世而恥之也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冦魯侯征之誓衆于費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于魯夷戎蓋乘其新造而妄意其未更事也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而有序首治戎備次除道路次嚴部伍又次飭儲備先後之序井然不紊故錄其辭于書也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于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譁諠也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冦魯伯禽爲方伯故帥諸侯之師以征之而教其靜聽誓命也蘇氏曰徂茲猶往者也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與徐戎並起爲患故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也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敹音遼敿音料弔音的鍛都玩反○敹縫完也善縫完之勿使斷毀也敿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也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以衛身弓矢戈矛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故以其善令軍士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舍去聲敜乃結

作難喪亦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柴誓以世起原者皆以伯禽舞曰尝考書多方王来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三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帯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反淮夷徐戎並興于是伯禽師作伐之于肹作肹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穀之役晉伐鄭之伯禽行之則晉不言收矣禮記言此非謂費誓

反○淫大也牿閑牧也上牿牛馬謂所牿之牛馬下牿卽以牿目牛馬也擭機檻也敜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于野當穽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之則有常刑此又以令軍所在之居民也擬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于師屯者皆在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男曰臣女曰妾謂役隸也馬牛風逸臣妾逋亡其失者不宜越軍壘而逐之而得者又宜敬而還之我當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及有故竊人馬牛誘人臣妾者皆有常刑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峙音痔茭音交○甲戌出征之期也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量敵緩急也峙儲也逮猶供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此三郊謂郊以內之鄉三遂謂郊以外之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魯大國三軍則三鄉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也題曰楨在牆端旁

曰榦在牆兩邊皆以障土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攻勢不得擾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于殺耳糗糧以供人築以禦敵芻茭以飼牛馬楨築之楨榦飼畜之芻茭獨言三郊三遂者糗糧各地皆供二者惟鄉遂近地供之也芻茭獨言多者飼畜廣矣凡兼爨火也

秦誓

按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公辭蹇叔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不聽蹇叔誓告羣臣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首之爲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訖盡盤安也言人盡自若是安于徇已耳責人何難惟受責于人俾如流水其難哉此蓋悔不聽蹇叔之責已而深味乎古語故舉爲誓言之首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遂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

逸傳約賓讀
淵塞古奥英
氣勃華蓋西
周之文尼徽魯
開國氣象合陌
文侯之命東周
氣黯古矣
王伯厚云書終二
典猶詩之首二
南取賞奏之意
猶詩之有魯頌
○史記秦紀繆
公三十三年敗于
殽三十六年自
茅津渡河焉
誓于軍中思不
用蹇叔百里奚
之謀令後世記
予過君子聞之皆
為垂涕曰嗟乎
秦繆公之與人
周也卒得孟明之

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忌疾姑且將順猷謀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相就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以姑相順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此蓋悔往失而冀有後效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音波諞蒲眠俾緬二反○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佞貌諞猶巧也皇遑通言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今庶幾有之若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今庶幾不欲也勇夫猶不欲況辯給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穆公深悔用杞子故獨深責諞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昧昧我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詞大學作兮休休易

慶書序云敗殽譯作誓與史不同郤子謂脩夫聖君秦穆之謂乎穆公豈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乎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郝楚望云康節邵子謂夫子之書以秦誓繼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把其說余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繆公悔過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猶衛令孤以曲之謂師會晉從金焉在其為真

直好善之意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啻但也心之所好不但如口之所言也言其不以才而以德而又能好人之才與其德也此因上文倘有良士之意而推之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大學作媢忌也違大學作逼殆危也言其無才無德而又忌人之才與其德也此因上文不違有諞言之意而推之也蘇氏曰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五忽反隉倪結反○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于所任一人之非國之安榮繫于所任一人之是以結之也○張九成曰雅降為風自平王始作春秋卽自此始故書亦終于平王而以魯秦續之也平王可勝罪哉讐莫大乎弑君父惡莫大乎爲獄君父者所立使平王書武如伯禽悔過如秦穆申侯犬戎庶可移周道其中興乎是魯秦猶勝于平王也

恆過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詩庚豈無一君之賢一善之足取于道者哉獨于西秦之君者取焉蓋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將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秦於是書之亦特取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人言理不言數若果列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東周者將詞也謂吾道必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復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所以取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遂自衛反魯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又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搔首寓意於定書之末以致秦之語焉自穆公將秦以剝地襲列國非於戰國時始也在春秋時已然矣左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將伐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灼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刪詩錄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異其流而入于戎狄則刪而不錄秦與吳楚之詩也獨存焉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淫靡有自趨于亡之勢唯秦獨有車馬駟鐵之詩奮勵強起已有括八州異宇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且按穆公三敗不失必用孟明竟霸西戎及受學于晉人死殺其三良故其哀也春秋不書而此獨係之末簡何哉秦地周之故秦民周之民終秦所以不忘周者以魯守周公之訓將亂而還于秦秦據文武之基將戰而寡于禮周既東矣使魯能自立則周公不衰使秦能修秦政天下其秦乎觀于書而知聖人之先見也厥後魯侯諸侯亡秦先諸侯興于亂年後嘗以其合符契豈非知幾其神者歟○秦誓直秦穆公作春秋之文漸近戰國多晉筆之味自然香高于各國貴誓雖列偏末而所聞典淵深自是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末春秋初年文字世運風味一一可思又吾夫子刪定命風旨平簡尚不敢望秦誓乃得與典謨並列真是千古不平事

歸震川云九疇若無統紀而義實通貫皇極居中以前四極會為皇極後四極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五事所以修紀八政所以治人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數彝之擾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謀筮則謂之稽疑察肅乂哲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極責之於己皆道之根本後四疇取之於外法道之枝葉于皇極言五福于庶徵言五事其可見之祥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嚮威各以一事該一疇下只敘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五字之中矣敬者心之宰也敬則為肅乂哲謀聖不敬則為狂僭豫急蒙敬之用非他也以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矣。郝楚望云箕子初陳微子啟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武王誅紂能訪之以道故授之洪範令讀其書畧無一語及商周間事亦非稱功頌德之文但爾汝相告直陳所見可謂不降其志者矣方其與文王并囚文王演易箕子演疇其志同文王囚于外而箕子囚于內箕子外有大投內事昏亂為文王易而為箕子難辛能以艱貞濟于明夷此夫子所以與文王並稱歟謂之洪範何也天地人物古今治亂吉凶之理無非範圍也至因錫禹洪範九疇一語遂謂疇數與洛書合以五行五事合配甚之以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牽強補湊則劉向父子之學不免於鑿矣。洪範之書起于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默道必天佑

之而有以啟其象故箕子以爲傳之自禹而禹得之天漢儒釋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爲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爲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爲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信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于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于一而福極何取于九也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說起於緯書而晚出乎劉牧之家豈聖人不語怪之指哉